



| WENXUEDILIXUE |

文学地理学(二)

曾大兴 夏汉宇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曾大兴 夏汉宁 主编

| WENXUEDILIXUE |

文学地理学

第2辑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二届年会
首届文学地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地理学 (二) / 曾大兴 夏汉宁 主编—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3. 11

ISBN 978-7-5100-6993-2

I. ①文… II. ①曾…②夏… III. ①文学-地理学 IV. ①I1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5959 号

文学地理学 (二)

策划编辑: 张梦婕

责任编辑: 钟加萍

责任技编: 刘上锦 余坤泽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编: 510300)

电 话: 020-84451013 34201967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佳盛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400 千

印 张: 29.125

ISBN 978-7-5100-6993-2/I · 0284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卷首语

一年一度梅花开。

2012年12月10日至12日，在岭南梅花竞相开放的日子里，由广州大学、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文学地理学会联合主办的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二届年会暨首届文学地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同上届年会相比，本届年会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会议的规模有所扩大。上届年会到会代表61人，本届年会到会代表达101人。

二是与会代表的地理分布更为广泛。上届年会的代表全部来自中国大陆，本届年会的代表除了来自中国大陆的，还有来自香港、澳门的，还有来自日本、韩国的。上届年会是一个国内会议，本届年会是一个国际会议。

三是向会议提交的论文增多。上届年会收到论文31篇，本届年会收到53篇。

四是会议的议题更加丰富。上届年会的议题主要有三个：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区域文学地理。本届年会的议题主要有四个：即除了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区域文学地理，还有文学景观；就区域文学地理所涉及的对象来看，也比上届年会要丰富。上届年会讨论的区域文学地理，主要包括西北、巴蜀和江西文学地理，本届年会除了讨论西北、巴蜀和江西文学地理，还讨论了齐鲁、燕赵、吴越、岭南文学地理，甚至还讨论了日本文学地理和东亚文学地理。

《文学地理学》第2辑，就是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二届年会暨首届文学地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所收到的论文的一个结集（原收论文53篇，最后采纳46篇），同《文学地理学》第1辑相比，这一辑除保留“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这个重点栏目之外，还新设了“文学地理学宏观研究”、“西北文学地理”、“燕赵文学地理”、“齐鲁文学地理”、“巴蜀文学地理”、“江西文学地理”、“吴越文学地理”、“国际视野”、“学科建设动态”九个新栏目。其中“国际视野”专门刊登国外学者的文学地理学论文，“学科建设动态”则报导学会的重要活动，以后还将介绍各位会员在文学地理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新的成绩。栏目的细化，表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正在走向细致和深入。今后，我们将根据学科建设的需要以及来稿的实际情况，适度增设新的栏目，同时认真办好已有的栏目，使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努力办出具有一定权威性和知名度的栏目。

本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广州大学领导与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领导达成共识：要把“中国文学地理学年会”打造成一个“制度化、常规化的全国性交流平台”。为此，我们通过研究，提出了一个“二加一模式”，即每届年会的主办单位由三家组成，承办和协办单位不限。这三家主办单位除了广州大学与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是固定的，还有一家是不固定的，可以一年一换。这一家可以是一个大学，一个社会科学院，也可以是一个学术杂志社，或者一个学会。例如第三届年会，就是由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和广州大学这三家共同主办。第四届年会的主办单位，也将根据“二加一模式”来落实。我们认为，“二加一模式”的提出和实施，可以在人力、物力、财力和运行机制上，保证年会的举行制度化、常规化，同时又不至于形成封闭型结构，因为每年都有一个新单位来参与主办。而年会的举行制度化、常规化，则势必促进文学地理学的可持续发展，这正是我们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随着年会的制度化、常规化，年会的影响力与辐射力就会越来越大，会议收到的优质论文就会越来越多，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学地理学》这个年刊一定会越办越好！

曾大兴 夏汉宁
2013年10月8日

/目 录/

卷首语 /001

◇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

持续支持文学地理学(徐俊忠) /001

文学地理学与生态文明建设(汪玉奇) /003

努力把文学地理学建成一个品牌学科(屈哨兵) /005

文学地理学的学术踪迹与基本问题(杨义) /008

浅谈文学地理学的建构(罗宏) /023

关于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对话(曾大兴 李仲凡) /026

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问题研究述评(刘庆华) /041

◇文学地理学宏观研究

地理环境对东西方二大古代文明典型的文学特色的影响(杨树增) /047

《楚辞》中女性形象的呈现及其文化成因(王渭清) /056

北美华文诗歌的中华民族想象(蒋金运) /062

试论地域环境对文学的影响(王文才) /071

文学传统惯例对文学中气候描写的影响(纪德君) /077

◇西北文学地理

论战国晚期秦国的思想文化

——兼论《吕氏春秋》的编撰背景(延娟芹) /082

隋唐以前西北地域的民族文化遗产(高人雄) /092

万里羌人尽汉歌:试论西夏文学的华儒内蕴(王昊) /109

谭嗣同的游历生活与边塞诗创作(黄伟) /117

◇燕赵文学地理

唐诗中的北部边防重地——五原(高建新) /126

晚清冀东硕儒史梦兰《止园诗话》论略(王双 黄岩) /140

◇齐鲁文学地理

文学地理视野下的景观与文学创作

——以沂蒙为例(徐玉如) /0147

论当代作家的地理建构

——以莫言笔下“高密东北乡”的生成为例(李俏梅) /153

论地域文学视角下的莫言小说

——谈谈莫言小说中浸透着高粱酒的人物性格(刘文兰) /163

◇巴蜀文学地理

陆游与夔州文化(梁中效) /167

反抗与陷落

——阿来《空山》解读兼及文学地理学的有关思考(马为华) /177

◇江西文学地理

论宋代江西文学家族与进士家族的地理分布(黎清) /185

试论宋代江西文学作品量的地理分布(刘双琴) /199

论庐山诗的景观描写(胡迎建) /209

文学话语中的空间书写与地域印象之建构

——以历代咏庐陵诗歌为例(顾宝林) /225

当代文学史家视野下的宋代江西文学

——以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为考察线索(何发苏) /236

◇吴越文学地理

地域文化视野下的月泉吟社研究(邹艳) /261

论《水浒》中宋江征方腊的行军路线与杭徽通道的开辟(何勇强) /270

清代楹联作者地域分布及其文史学意义(张小华) /281

◇岭南文学地理

生态地理的自然哲思

——沈河青印溪生态地理诗歌论(龙其林) /297

客观知识与文化偏见

——以岭南地志对物产与风俗的不同态度为例(王青) /307

关于南汉政权和文学地域特征的考察(李最欣) /315

江南·岭南·闽南

——两广总督吴兴祚幕府与清初文坛(朱丽霞) /323

论岭南古代小说的总体特征(耿淑艳) /336

晚清小说“广东叙述”的文学新变与文化反思(葛永海 王丹) /346

- 广东文学的“本土言说”与文化自信(江冰) /363
 论杨万里《南海集》中的地理纪行诗(陈小芒) /371
 粤词研究:岭南文化开发的一个重要课题(赵维江 郑平) /382
 海棠桥的知音
 ——粤西词人以秦观为粤西词祖(王娟) /391
 容县文学景观经略台真武阁论略(李惠玲) /399

◇国际视野

- 日本古代文学地理学研究
 ——以五山禅林抄物《潇湘八景钞》(江戸前期写本)为例(海村惟一) /407
 唐代敦煌边塞词之边塞形象考察(金贤珠 金银珍) /419
 高丽诗人金九容的中国流放诗考察(金瑛美) /425
 汉字文化圈现代东亚文学地理学的研究
 ——以《IQ84》的韩译本、台译本、大译本为例(海村佳惟) /431

◇学科建设动态

- 文学地理学或将建成独立学科(翟江玲) /446
 文学地理研究让文学“接地气”(孙妙凝) /447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广州召开(谭敏) /450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广州召开(冯钰) /451
 俯下身来,从地理的角度再次审视文学(冯钰) /452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广州召开(黎清) /455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在广州发出响亮回声(黄岩) /456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广州大学召开(欧阳又梅) /457

◇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

持续支持文学地理学

——在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第二届年会首届文学地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词

徐俊忠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朋友，上午好！

“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第二届年会暨首届文学地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举行，这是我国文学地理学学术成长史上的盛事，也是广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中的一件大事。莅临这次大会的专家，有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的学者，也有来自日本、韩国的学者。大家不辞辛劳，汇聚广州，共同分享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心得与成果，一起规划文学地理学未来发展的美好蓝图。在此，我代表广州大学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各位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学术的生命在于不断返本开新，在于不断交融交通。广东由于特定的地理方位和历史际遇，近代以来一直是创新学术的沃土。以“文学地理学”而言，最早提出“文学地理”概念的，就是广东新会籍的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州地区高校涌现一批从事文学地理研究的优秀学者，产出一批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为奠定这一学科的基础，完善学科基本规范，提高学科学术水平等等，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在这一波研究中，我校以曾大兴教授为带头人的学术团队奋发开拓，以文学地理学作为新的研究视角和学术范式，对中国文学版图做了有意义的梳理和研究，取得了可喜的学术成绩，为我校文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今天，各位专家的到来，带来了新的视野、心得和成果，创造了交融和交通的新机会，为长期以来一直努力开拓这一领域的广东学者，尤其是广州大学的师生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学习机会。我们相信，通过这次盛会，一定能把文学地理这一发展中的学科推向更加成熟和更加广阔的新阶段。

各位专家，坚持“主流中的错位发展”是广州大学发展人文社会科学

的战略选择。我们支持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是自觉的也是持续的，因为支持文学地理学的学术研究，是上过我校党委常委会的专门议题的。接下来，我们还会从学术梯队、学术平台、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继续支持这一领域的建设。会议策划人告诉我，本届学术研讨会是文学地理学会的第二届年会，与第一届年会一样，都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与我校共同主办。这是我们的荣幸，也是我们的事业。只要能得到大家继续支持和响应，我们将一如既往，努力把文学地理学研讨会打造成制度化、常规化的全国性交流平台。

最后，祝愿会议圆满成功！祝愿各位专家、各位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012年12月11日

(徐俊忠：广州大学副校长，中山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文学地理学与生态文明建设

汪玉奇

在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全国上下掀起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热潮的时候，召开文学地理学第二届年会，我以为有着特别的意义、特别的价值。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增强文化创造活力，特别提出要让文化创造活力像源泉一样充分地涌流出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像泉水一样奔涌出来，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比喻资本主义创造的社会财富像涌流一样出现的名言。在党的十六大上，我们党曾经引用马克思的这一名言，提出中国要经过伟大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财富像泉水一样涌流出来。这一次，我们党把这个概念引用到文化建设中，充分表现出我们党对建设文化强国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充分表现出在当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意义。增强文化创造活力，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创立新的学科，这是党的十八大讲到文化创造活力的时候提出的重要概念。这就使我们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充满了兴趣和热情，也是江西省社科院为什么如此热情地与广州大学联手推进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理由。文学地理学的提出，是一个学科的创新，是文化创造活力的表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过程中应有的文化现象。非常感谢全国各研究机构、各高等院校的学者对本次会议的参与，对本学科创立、创新的参与，也非常欢迎国际学者和我们一起联手开拓这一新学科的发展空间。因此，我代表会议主办方，非常真诚、满怀敬意地欢迎大家，感谢大家，并预祝本次论坛、本次年会圆满成功。

我说一个很外行却很想表达的话题，这就是文学地理学与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有一个历史性的贡献，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布局，由党的十七大的“四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发展到“五位一体”，增加了生态文明建设这一项。这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伟大的抱负和宽广的胸襟。我们党提出要建设美丽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让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个概念，非常有价值。环顾世界：印度文明衰落了，玛雅文明消亡了，埃及文明消亡了。唯有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现在我们党提出要让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在这个永续发展中，不仅是人口的再生产，而且是文化的再生产，标志着中华文化的薪火相传，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美好的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概念。现在，我们党把这个概念和生态文明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当前中国遇到的生态问题，即生态严重失衡的危机，威胁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正如党的十八大指出的那样，生态文明建设要贯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全过程。

从这个角度再来看文学地理学这个学科的创新，我们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文学地理学诞生、创新和发展特有的价值和意义。文学地理学是研究文学与地理相互关系的一个学科。研究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实际上是研究文学与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关系，因为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总是与不同的地理环境相关联的。正是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各自不同的独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又必然制约和影响不同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成果。所以我想，我们研究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实际上是研究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文学与人们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地理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就是以地理学家胡焕庸的名字命名的“胡焕庸线”。胡焕庸先生从黑龙江的瑷珲到云南的腾冲画了一条直线，这条直线在中国的版图上大致是 45° 的斜角。这条线的东南方向，国土面积占中国国土面积的36%，人口占中国人口的96%；西北方向，国土面积占中国国土面积的64%，人口占4%。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是文学史专家，但是可以从常识出发肯定地说，从古至今，中国文学的主要成果，中国的主要文学家，一定是在胡焕庸线的东南面。由于中国经济的精华、中国政治活动的重大事件、中国生产力布局的主体部分从古至今集中在胡焕庸线的东南部分，因此，文学也必然集中地繁荣于、发展于胡焕庸线的东南面。胡焕庸线的两边，实际上是中国两个生态空间，一个生态空间就是适宜人类居住、生活、生存、发展的空间；一个就是以戈壁、沙漠等生态恶化为特征的不适宜生产、生活的生态空间。

由此我想，生态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绝对是一个和地理相关联的极为重要的因素，文学地理学如果把生态这个概念引入的话，很可能会在我们面前打开一个崭新的空间，这就是：让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保护生态、爱护生态的必要性，让我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生态对于中华民族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文学的发展乃至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如果我的这个说法可以成立的话，我想文学地理学将与经济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军事地理学一样，成为解释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重要学科，成为探寻中华民族生存发展规律的重要学科，成为能够洞明中华民族如何走向永续发展美好前景的重要学科。文学是人们精神生产、精神文明、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空间和领域。在研究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加繁荣、更加丰硕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成果。我以一个经济学工作者对文学地理学很陌生的语言，同时以一个经济学工作者对生态文明、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最热切的期盼，向开拓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学科的学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并祝愿大家在未来的研究中取得更多更精彩的成果！

（汪玉奇：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经济学研究员）

努力把文学地理学建成一个品牌学科

屈哨兵

很高兴有机会来参加“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的第二届年会。虽然手头上的事情比较多，但是曾大兴教授约我来参加这个会议，我还是欣然前来。理由有三：

其一，广州大学是广州市的直属高校，我本人在去市教育局工作之前，在这里工作了18年，现在还在带中文系的研究生，也就是说，我还是广州大学的一员，还在这里干活。

其二，对于文学地理学这个新兴学科，我是很感兴趣的。记得1999年，曾大兴教授刚来广州大学中文系工作，那时我是中文系的党总支书记，他送我一本书，名叫《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从此，我就开始关注文学地理学这个新兴学科，关注他所从事的这项研究。去年夏天，我和他一起去北京参加一个项目的答辩，他在飞机上和我谈到文学地理学的研究现状。我就向他建议：“老曾啊，你要开会，要把同行专家都约在一起共同研讨，不能老是一个人小打小闹。”他当时就说：“我开会的时候，你要来啊。”

其三，这次会议的代表，既有两岸四地的知名学者，也有来自日本、韩国的知名学者，可以说是文学地理学的一次盛会。我也很想借此机会，听听专家们的高见。希望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我认为，研究文学地理学的意义有三：

第一，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文学现象。我记得我从读小学到读中学，再到读大学，甚至到后来读硕士、读博士，每当老师给我们讲一篇(部)文学作品时，首先就是讲它的时代背景。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我认为，分析或者鉴赏一篇(部)文学作品，时代背景固然要讲，但是仅仅讲时代背景还不够，因为事物都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生成并发展的，文学也不例外。文学的生成，有它的时代背景，同时也有它的地理环境。可是长期以来，我们讲文学，只是讲它的时代背景，不讲它的地理环境，不讲它和地理环境的关系，不讲它内部的空间结构，因此这种讲法就有些片面，许多问题就难以解释清楚。

第二，作为一个二级学科，文学地理学可以完善文学这个一级学科。我们知道，几乎任何一个成熟的一级学科，都少不了两个分支学科，一个是史，一个是地理，前者解释它的时间关系问题，后者解释它的空间关系问题。例如：语言学有语言史，也有语言地理(又叫方言地理)；经

济学有经济史，也有经济地理；历史学有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也有历史地理；军事学有军事史，也有军事地理；植物学有植物史，也有植物地理。那么文学，为什么有文学史，而不可以有文学地理呢？

没有文学地理的文学学科，是一个不完整的学科。中国文学史这个二级学科，如果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问世算起，到1999年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问世，前后用了100年的时间。而文学地理呢，虽然早在1905年，刘师培先生就发表了《南北文学不同论》这样的文章，但是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都没有人提出要建立文学地理学这个二级学科。这门学科的发展，滞后了将近100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金克木先生呼吁开展文艺的地域学研究，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才真正开展起来。但是文学地理学在文学这个学科里面，究竟是个什么位置，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大家还是不太明确的。我读到曾大兴教授2011年4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的那篇文章，叫做《建设与文学史学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我认为，这就把文学地理学的位置明确了，也就是说，给了文学地理学一个准确的定位，它是与文学史并列的一个二级学科。有了明确的定位，今后的发展就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第三，一个学科能不能成立，关键在于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我查了一下“百度”，那上面有一个“文学地理学”的词条。词条讲，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这个定位也是很好的，可以说是简明扼要。地理环境包括人文环境，也包括自然环境。中国古人讲文学，很注意文学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因为几千年的中国都是一个农耕社会，中国古代文学是在农耕社会的土壤中产生的，它和自然环境有着天然的联系。一百多年来，中国渐次进入工业社会，所以现代学者们讲文学，就不像古人那样重视文学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了，更多的是讲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当然古人也讲文学和社会的关系，但较多地是讲文学和自然的关系；现代学者也讲文学和自然的关系，但更多的是讲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包括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经济的关系等等。文学地理学这个学科的兴起，让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文学和自然的关系。我认为，在自然环境越来越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的今天，开展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恢复人类与大自然的密切联系，也是很有意义的。

当然，地理环境也包括人文环境。文学与人文环境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文学地理学既是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也可以说是人文地理学或者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文学地理与人文地理或者文化地理，有着天然的联系。文学地理学可以为文化旅游资源的开

发服务，为各地的文化建设服务。我注意到，曾大兴教授近年来参加过不少省、市、区政府组织的文化建设研讨会，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他的不少文章，就是讨论岭南文化与广府文化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的这些文章都是研究文学地理学的副产品。这就表明，文学地理学的应用价值是很高的。一个学科受欢迎的程度，取决于它服务社会的程度。文学地理学之所以大受欢迎，与它的应用价值是分不开的。

最后，我想提一点建议：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要注意吸收语言学，尤其是方言学的研究成果。民国时期的大学，文学和语言是不分家的。许多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例如郭绍虞先生、吴世昌先生，本身就是杰出的语言学家。但是后来，文学和语言分家了。许多搞文学的人不熟悉语言学，许多搞语言学的人也不熟悉文学。我认为这个局面应该尽快改变，尤其是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者，一定要重视语言，特别是方言。我认为，文学作品的地域性，首先就表现在语言的地域性上面。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研究文学地理如果不重视方言，恐怕很多问题是很难深入的。

去年在北京答辩的时候，我曾经和曾大兴教授谈过这个问题。当时我还讲了一个大致的思路。我建议和他合作申报一个项目，把文学和语言结合起来。如果我不去广州市教育局做行政工作，我们真的就有可能着手这个项目的研究了。现在可能要寄希望于诸位了。

近年来，广州市教育局有一个学术会议支持计划，对于广州市属高校主持召开的学术会议，包括国内学术会议和国际学术会议，我们都会经费上予以一定的支持。文学地理学是在中国本土诞生的一个新兴学科，是一个很有发展前景的学科，我们更要予以支持。我们将尽我们的能力，和各位专家一道，努力把文学地理学建成广州市的一个品牌学科。

就讲到这里。谢谢诸位！

(屈哨兵：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广州大学语言学教授)

文学地理学的学术踪迹与基本问题

杨 义

一、点亮文化、做学术的方法论实践

文学地理学的学术方法，如今已经逐渐成为古今文学研究的当家重头戏之一。它开拓了大量地方的、民间的和民族的资源，与书面文献构成广泛的对话关系，从而使我们的文学研究敞开了新的知识视野和思想维度，激活了许多看似冷冰冰的材料所蕴含的生命活力。文学地理学的基本思路，即在过去文学研究注重时间维度的基础上强化和深化空间维度，展开了与中国文化特质相关的诸多空间要素。文学地理学的精髓，在于使文学接通“地气”，恢复文学存在的生命与根脉。这些问题，都开始获得了相当广泛的共识。可以说，近年的许多引人瞩目的学术突破和建树，都与文学地理学的学术方法存在密切的关系。这都是我在十几年前提倡“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时想象不到的。

大概新世纪伊始的时候，我曾经在北京香山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一个新的命题——“我本人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画出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或文学的地图。这个地图应在对汉族文学、五十多个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精心绘制。这样的地图要相当直观地、赏心悦目地展示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性、多样性和博大精深的形态，展示中华民族文学的性格、要素、源流和它的生命过程。”我当时做了一个判断：如此绘制的文学地图，应该成为中华民族与当代世界进行平等的、深度的文化对话的身份证。点亮文化，做学术，是我同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一种刻骨铭心的追求。此后的努力就是，2003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做客座教授时，第一次作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文学地理学、民族学问题”的讲演，同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讲演集，随之陆续发表了序列讲演、系列论文和若干著作。这些论文最近汇集为五十余万字的《文学地理学会通》一书。

文学地理学思路的形成，并非拍着脑袋的空想，也非捋扯外来观念的皮毛，而是包含在长期学术实践中上下求索、苦思冥想的心路历程。其实，我的文学地理学情结，早就有所呈露，这一点也被学界的朋友指出来了。不少同行认为，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除了采用文化学、鉴赏

学的视角之外，文学地理学的情结也很值得注意。情结也许有吧，但那时还没有自觉的文学地理学意识，只不过表明我做学问总是从文献着手而已。20世纪80年代我读过大量的现代文学原始书刊，做了几十本笔记。要把这些材料转化成井然有序的文学史著作，就必须遵循其内在的逻辑和潜在的结构，自然而然地也就聚合成京派、海派、东北流亡者作家群、四川乡土作家群、华南作家群；上海孤岛、香港、台湾，大后方、解放区、战区，连左翼文学也细分出上海、南京、北平；沦陷区分述东北、华北等地域，从区分作家群。如此区分，来自对作家作品的吟味和考察，以作品鉴赏勾住作家的心肝脾肺。作家一旦从自己原初记忆和深受感染的生活出发进行写作，他就会以地域文化捕捉外来流派，对外来流派进行地域文化的染色。这正如鲁迅所说，人不能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离开地球。他们一旦留在地球，就不能排除“地气”对其文学写作的感染。回过头来看，这些作家群体的划分及其文学特征的勾勒，潜在着的就是一种文学地理学的文化框架和学术思路。它是系统搜寻、沉思默察、自然融会的结果。

也许由于有这么一个学术底子和它产生的后坐力吧，90年代进入古代文学和文化研究不久，我的文学地理学的情结就逐渐走向自觉。比如：研究古代小说时，探讨《穆天子传》的三晋因素和魏国信仰；研究《楚辞》时，注意它与黄河文明不同的长江文明特征；研究李白、杜甫时，致力于揭示他们身上分别体现的长江文明、西域胡地文明、中原文明的因素。在这些论著中，诗学、叙事学与文学地理学往往是错综为用、以综合思路抵达创作的生命原本的。为此，我在全国各省市进行了不下200个古代现代文化遗址遗迹的田野调查，用脚步丈量大地上的文化血脉和山川精魂，收集了大量地方文献、图幅、照片、故事，与当地学人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文学地理学的各地资源和脉络也就在丰富的积累中变得清晰起来。因而在《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一书中，我加上“宋、辽、金、西夏、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副题，突出了文学地理学、民族学的维度。我兼治少数民族文学后，获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一些重要学者的帮助，积累了一批少数民族文学重要的上档次的资料，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就得到更充分施展的机会。在阅读和使用这些资料的过程中，我陆续提出了“边缘活力”的原理，以及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之间的“太极推移”与中华文明生命力的关系，“太极推移”中巴蜀与三吴为两个“太极眼”、《格萨尔》属于江河源文明、南中国海与中国近代文明的发生等一系列重要的命题。这些命题在十余年间化作系列讲演和论文，对探索所得的文化原理和文学通则作了比较认真的论证。这些命题的揭示和论证，旨在从真实、全面而深刻的层面上提供一种历史文化哲学，从而对中华